



蓝色的杯子

LANSE DE BEIZI

〔苏联〕阿·盖达尔著 李假民译



盖 达 尔 选 集

蓝色的杯子

李 俚 民 译



德·哈伊金繪图

少年儿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一个叫斯薇特兰娜的苏联小姑娘，跟着她的爸爸媽媽在莫斯科近郊的一所別墅里避暑。她和爸爸因为媽媽冤枉他們打碎一只藍色的杯子，生了媽媽的气，就一起离开了別墅。他們在美丽的、阳光灿烂的郊野上游逛着。一路上看到了不少新奇的事物，也結識了好些朋友。最后，爸爸跟小姑娘講了他跟媽媽相爱的經過，小姑娘就不再生她媽媽的气，反而催促爸爸回到別墅里来了。

А. Гайдар

ГОЛУБАЯ ЧАШКА

(Из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IV томах, том II», Детгиз 1956)

藍 色 的 杯 子

阿·蓋达尔 著

李 俚 民 譯

德·哈伊金繪圖

*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号

上海國光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号：譯0233 (高)

開本 787×1092 1/28 印張 1 3/7 字數 26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7000 定價(3) 0.11元

关于这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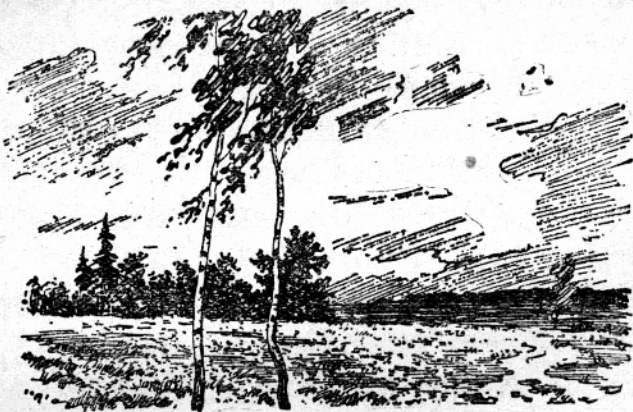
蓝色的杯子第一次发表在1936年少先队员杂志第一期上，就在同一年，出了单行本，以后收进了盖达尔的一些集子里。

这篇小说出版后，曾在家长、教师和图书馆工作人员中间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也在文学和教育报刊上展开了讨论。有些人觉得蓝色的杯子不是给儿童看的，觉得它枯燥。他们说它没有情节，结构不完整。可是大多数人却在报刊上为盖达尔这篇新的短篇小说辩护。他们在报刊上举出了好多例子，儿童们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蓝色的杯子。年幼的儿童对小说中流露出来的爱的气氛和照耀着的阳光感到高兴，他们跟着斯薇特兰娜和她的爸爸一起走到祖国广阔的郊野上，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他们对威胁苏联人民欢乐生活的坏蛋感到愤怒，他们读到书中有些可笑的地方时大声笑起来了；年龄比较大的儿童们除了上面这些情况以外，还抓住了抒情的主题、人的感情及其遭遇的主题；总之，不论哪一种年龄的人，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特点来理解这个短篇的深刻的爱国意义。

盖达尔在修改和琢磨蓝色的杯子这个短篇小说上，曾经化了不少功夫。

盖达尔认为这本小书是他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小阶段，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在1937年写的自傳中看出来。他在自傳上除了举出革命軍事委员会、学校、远方、軍事秘密那些作品以外，还举出了第四号避彈室和藍色的杯子。

(譯自盖达尔四卷集第二卷)



当时我三十二岁，瑪露霞二十九岁，我們的女儿斯薇特兰娜才六岁半。我到了夏季末了方才休假，我們在莫斯科近郊租了一所別墅，以便度过这最后的炎热的一个月。

我和斯薇特兰娜本来想去釣魚，洗澡，上树林里去采蘑菇和硬壳果。但是我們不得不立刻就去打扫院子，修理破旧的柵栏，張挂起繩子，敲上弯头大鉄釘和小釘子。

这一切很快就使我們厌倦了，可是瑪露霞还是不断地替她自己，也替我們想出一件又一件花样愈来愈新的工作来。

直到第三天傍晚，終于做好了一切工作。可是，正当我們三个准备

出去散步时，却来了瑪露霞的同志——一个北极飞行员。

他們在园子里的櫻桃树下坐了很久。我和斯薇特兰娜只得走到院子里的木棚下去，带着懊恼的心情，动手做一个木头的小风車。

当天色渐渐黑下来的时候，瑪露霞大声叫斯薇特兰娜喝完牛奶就睡觉，她自己却送那位飞行员上火車站去了。

可是，我没有瑪露霞在一起感到有些寂寞，再说斯薇特兰娜也不愿意独个儿睡在空荡荡的屋子里。

我們在貯藏室里拿了一些面粉，用沸水把它一冲，就有了浆糊。

我們把那个光滑的小风車用彩紙糊起来，仔細地把它抹平滑了。接着，就穿过满是灰尘的閣楼爬到屋頂上去。

这下子我們可騎在屋脊上了。我們从上面看到了邻家的园子。一个套上通风管的茶炊，正在台阶旁冒烟。台阶上面，一个跛脚的老头子正在彈三角形的三弦琴，一大群小孩子圍在他的身边。

后来，从黑洞洞的門廊里跳出来一个赤脚的駝背老太婆。她一下子赶跑了孩子們，把那个老头子大罵了一頓，接着抓起一块抹布，拍打茶炊的通风管，想使茶炊里面的水沸騰得快些。

我們大笑了一陣，然后想：如果有风，我們这个灵活的小风車就会轉动起来，发出嗖嗖的响声。孩子們就会从各家院子里跑到我們家来，那时候我們可就有伙伴了。

明天我們还要想出别的玩意儿。

也許，我們可以掘一个很深的洞，給我們园子里潮湿地窖旁那只青蛙当做房子住。

也許，我們可以向瑪露霞要些粗綫去放风筝，把风筝放得比青貯

塔〔注〕还高，比那些黄色的松树还高，甚至比那只今天在空中对房东家的小鸡和小兔子窥伺了一整天的鸱鸺还高。

也许，我们明天一清早就坐上小船，我划桨，瑪露霞掌舵，斯薇特兰娜做乘客，一直沿河驶去，直驶到那据说有一座大树林的地方，驶到长着两棵樺树的河岸旁去。邻家的一个小姑娘昨天在那两棵有树洞的樺树下面采到三个漂亮的白蘑菇，只可惜都是有蛀虫的。

突然，斯薇特兰娜拉了拉我的袖子，说：

“瞧，爸爸，那不是妈妈来了，恐怕我们马上就要倒楣了。”

真的，我们的瑪露霞沿着栅栏旁的小路走过来了，我们还以为她不会这么快就回来的。

“弯下身子，”我对斯薇特兰娜说。“也许她不会看到我们。”

可是瑪露霞一下子就看到了我们，她抬起头来，喊道：

“你们干吗爬到屋顶上去，不学好的家伙？外面已经很潮湿，斯薇特兰娜早该睡觉了。我不在家，你们就高兴了，准备一直淘气到半夜吗？”

“瑪露霞，”我答道，“我们没有淘气，我们在钉小风车。你稍微等一会儿，我们只要再敲三枚钉子就完事了。”

“明天再敲，”瑪露霞命令道。“现在就爬下来，要不，我可要冒火了。”

我跟斯薇特兰娜互相瞧了一眼。我们明白，我们的事情很不妙。只得下个狠心爬了下来。不过，我们对瑪露霞很生气。

虽然瑪露霞给斯薇特兰娜从车站上带来一只大苹果，也给我带来

〔注〕青貯塔是貯藏犧牲口用的青飼料（指青草等新鮮飼料）的塔。

一包烟草，我們还是很生气。

就这么憋着一肚子气睡着了。

可是第二天早晨，又来了新花样！我們剛醒过来，瑪露霞就走过来盘問道：

“最好还是承認吧，淘气的公民，你們在貯藏室里把我那只藍色的杯子敲碎了！”

可是我並沒有敲碎过杯子。斯薇特兰娜說她也沒有敲碎过。我跟她互相瞅了一眼，同时我們心里想：瑪露霞對我們說的这些话真是毫无理由。

但是瑪露霞不相信我們。

“杯子，”她說，“不是活的：它們並沒有生脚。它們决不会自己跳到地板上去。除了你們两个，昨天沒有人爬到儲藏室里去过。敲碎了杯子，还不承認。多丢人啊，同志們！”

早餐后，瑪露霞突然准备好一切，到城里去了，我們坐在屋里想心事。

这下子你去坐小船吧！

太阳在窗外探望着我們。麻雀在黃沙路上跳来跳去。小鷄在木柵栏底下鑽进鑽出，一会儿从院子里鑽出去，一会儿又从外面鑽到院子里来。可是我們一点儿也不高兴。

“这算什么啊，”我对斯薇特兰娜說。“昨天把我們从屋頂上赶下来。前几天把我們的空煤油听子夺了去。現在又为了一只什么藍色的杯子把我們平白地罵了一頓。难道这能算是美滿的生活嗎？”

“自然不是，”斯薇特兰娜說。“这是非常糟糕的生活。”

“那末好吧，斯薇特兰娜，穿上你那件玫瑰紅的連衫裙。讓我們从爐子后面把我那只軍用挂包拿出来，把你的苹果、我的烟草、还有火柴、小刀、小面包都放进去，讓我們离开这个家，眼睛望到那儿就到那儿去。”

斯薇特兰娜想了一会儿，問道：

“可是你的眼睛能望到哪儿呢？”

“我的眼睛呀，斯薇特兰娜，从这个小窗子里望出去，可以望到房东太太家的母牛正在吃草的那片黃色草地。我知道，那片草地后面是一个放鵝的池塘，池塘后面是一所利用水力的磨坊。磨坊后面呢，是一座长着樺树林的山。山后面还有什么，那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了。”

“好的，”斯薇特兰娜同意道。“讓我們帶上面包，还有苹果，还有烟草，只是你还得隨身帶上一根粗棍子，因为就在那边有一只可怕的狗叫人馬怪〔注〕。孩子們告訴我說，有一次那只狗差点儿把一个人咬死。”

我們就这么办了。我們在挂包里放好需要的一切，把五扇窗子全关上了，把两道門也鎖上了，然后把鑰匙塞在台阶下面。

再会了，瑪露霞！你的那只杯子，我們反正沒有敲碎过。

我們出了小柵欄門，迎面来了一个卖牛奶的女人。

“要不要牛奶？”

“不，老婆婆！我們不要什么。”

“我的牛奶又新鮮，又好，才从自家奶牛身上挤下来的，”卖牛奶的

〔注〕 人馬怪是希腊神話中一种半人半馬的怪物。

女人生气了。“你们回来的时候会懊悔的。”

她走了开去，把她那对有盖子的凉桶晃得轟隆隆地响，可是她怎么能猜得到，我们要走得很远很远，也许，不回来了呢！

这一点是谁也猜不到的。一个晒黑了的小孩子骑着自行车在我们身边经过。一个胖胖的叔叔，穿着短裤，衔着烟斗，大踏步地走去，他大概是到树林里采蘑菇去的。一个淡黄头发的姑娘走了过去，她的头发由于刚洗过澡还是湿的。可是我们并没有碰见什么熟人。

我们穿过几个菜园来到那片由于满布立金花〔注〕而变成黄色的草地上。我们脱去凉鞋，光着脚板，循着一条热烘烘的小路，穿过草地，直向磨坊走去。

我们走了一阵又一阵，忽然看见一个人从磨坊那儿没命地向我们跑过来。他弯下身子，好几块泥土从杨树丛后面直向他背上飞来。这使我们觉得很奇怪。这是怎么回事？斯薇特兰娜的眼睛很尖，她停下来，说：

“我知道跑过来的是谁。这男孩子叫沙尼加。他就住在那家养猪的人家隔壁，那些猪曾经闖到别家园子的番茄地里去过的。昨天他还在我们别墅对面，骑别人家的山羊呢。你记得吗？”

沙尼加跑到我们旁边就停下来了，用一只小布袋擦着眼泪。于是我们问他：

“沙尼加，你为什么没命地跑，为什么树丛里有泥块向你飞来？”

沙尼加转过身子，说：

“奶奶叫我到集体农庄的小店里去买盐。可是在磨坊那儿有一个

〔注〕 立金花是毛茛科草本植物。有圆形叶子，四月到八月间茎顶生黄色小花。

少先隊員巴希加。他要跟我打架。”

斯薇特蘭娜向他看了看。原來是這麼回事！

難道在蘇維埃國家里竟有這樣一條法律，一個人跑到集體農莊的小店裡去買鹽，沒碰過誰，也沒惹過誰，別人卻可以無緣無故地揍他？

“跟我們一起走，沙尼加，”斯薇特蘭娜說。“不要怕。我們同路，讓我們來保護你。”

我們三個人一起穿過濃密的楊樹叢往前走。

“那就是他，巴希加，”沙尼加一面說一面就朝後退。

我們看見，前面就是磨坊。磨坊旁邊停着一輛貨車。貨車下面躺着一頭毛茸茸的小狗，渾身占滿了牛蒡子。它微微睜開一只眼睛，注視着那些機靈的麻雀怎樣啄食散落在沙地上的麥粒。不穿襯衣的巴希加正坐在一小堆沙土上啃着一條新鮮的黃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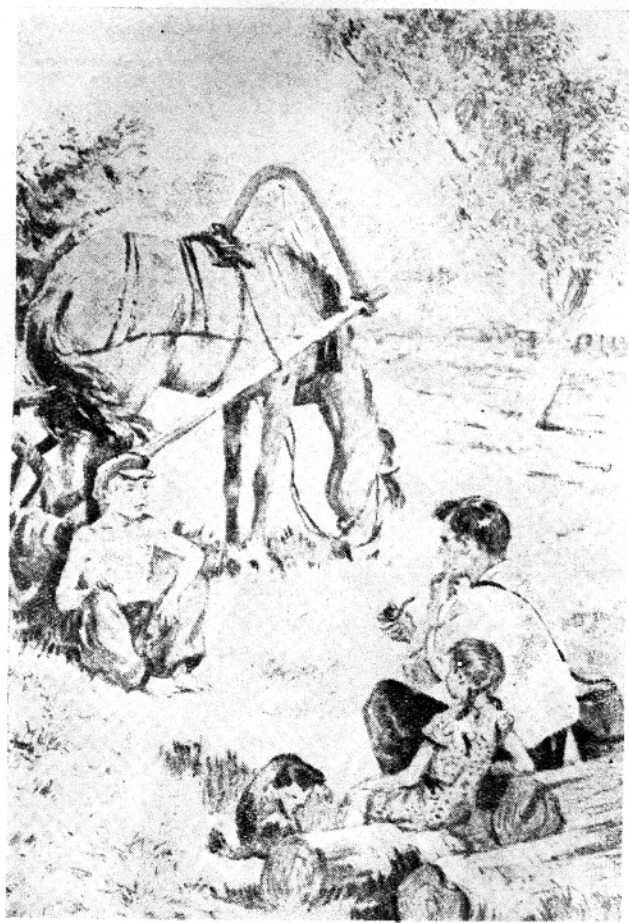
巴希加看到了我們，可是他並不驚慌，把瓜蒂頭向小狗一丟，對誰也不看一眼地說：

“噉！……小球！……噉！……那個有名的法西斯強盜白衛軍沙尼加上這兒來了。等一下，倒霉的法西斯強盜。我正要跟你算帳呢。”

於是，巴希加向沙地上遠遠地唾了一口。那只毛茸茸的小狗立刻狂吠起來。那群受驚的麻雀就亂哄哄地飛到樹上。我和斯薇特蘭娜听了這番話以後，走近了巴希加。

“等一等，巴希加，”我說。“不要是你弄錯了吧？他怎麼能是法西斯強盜，白衛軍呢？他是沙尼加啊。他就住在那家养猪的人家隔壁，那些豬曾經闖到別家園子的番茄地裡去過的。”

“反正是個白衛軍，”巴希加固執地重複道。“如果你們不信，要不



要我把他干的坏事全部告訴你們？”

我和斯薇特兰娜非常想知道沙尼加的事。我們在木材堆上坐了下来，巴希加坐到对面。那只毛茸茸的小狗就伏在我們脚下的草丛里。只有沙尼加不肯坐，而且，一下子跑到貨車后面，从那儿憤怒地喊道：

“你得把什么事情全說出来。把我的后脑瓜怎样挨了一下也說出来。你以为敲在后脑瓜上就不痛嗎？你自己敲一下試試。”

“德国有一个叫德勒斯登的城市，”巴希加平靜地說。“有一次有个犹太工人忍不住那个城市的法西斯强盜压迫，逃了出来。他逃了出来，乘車子来到了我們这儿。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小姑娘裴尔达。那工人現在就在这所磨坊里做工，裴尔达呢，常常跟我們一起玩耍。只是她現在到村子里买牛奶去了。前天我們在一起玩‘金翅雀’〔注〕：我，裴尔达，这个沙尼加，还有一个村里的孩子。裴尔达用棍子向‘金翅雀’一敲，不知怎么一来，‘金翅雀’恰巧飞到这个沙尼加的后脑瓜上去了……”

“剛剛敲在頭頂上，”沙尼加从貨車后面叫道。“我的头痛得噉噉叫，她还笑哩。”

“就这样，”巴希加說了下去。“她把‘金翅雀’打到沙尼加这家伙的頭頂上去了。沙尼加起先用拳头吓唬她，后来也就沒有怎么样。他在头上貼了一片牛蒡叶，又跟我們玩起来了。可是这样一来他就开始大耍花巧騙人了。他多跨了一步，而且把‘金絲雀’正对着圈子瞄准。”

“扯謊，扯謊！”沙尼加从貨車后面跳了出来。“这是你的小狗用嘴

〔注〕“金翅雀”是一种象棒球那样的游戏，游戏的人拿一根长棍子，把一根一端削尖的短棍（就是“金翅雀”）打出去，以把它打到圓圈內为胜。

碰了它一下，所以‘金翅雀’就滾到圈子里去了。”

“可是你不是跟小狗玩，你是在跟我們玩。你可以把‘金翅雀’放到原来的地方去。就这样。他把‘金翅雀’打了过去，可是裴尔达却用力揮动棍子对他那只‘金翅雀’打去，那只‘金翅雀’就一直飞到場子另一头，落到荨麻^{〔注〕}丛里去了。我們觉得很好笑，沙尼加却发了火。自然，他不愿意跑到荨麻丛里去找他的那只‘金翅雀’……于是他爬过柵栏，喊了起来：‘傻瓜，犹太了头！滾回你自己的德国去！’裴尔达已經非常明白俄罗斯話‘傻瓜’是什么意思，可是对俄罗斯話‘犹太了头’还莫明其妙。她走到我身边，問道：‘这是什么意思？’我連說出口来都感到害羞。我喊道：‘閉嘴，沙尼加！’可是他故意喊得越来越响。我就爬过柵栏去追他。他呢，溜进了矮树丛。就这么躲起来了。我回到原来的地方，只見棍子已經丟在草丛里，裴尔达却坐到角落里的木材堆上去了。我叫道：‘裴尔达！’她没有回答。我走了过去，只見她的眼眶里满含着泪水。这么說，她已經猜到了那話是什么意思。那时候我就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往袋里一塞，心里想：‘哼，等着瞧吧，該死的沙尼加。这儿可不是德国。我們一定要把你的法西斯思想清算干净！’”

我們瞧了瞧沙尼加，心里想：“嘿，小兄弟，你干的事可不光彩呀。連听也听不入耳。我們剛才还准备保护你哩。”

我正想把这些念头講出来时，水磨突然抖动了一下，发出了喧鬧的声音，那个已經休息过的輪子在水中轉动起来了。一只渾身都是面粉吓昏了的猫，突然从磨坊的窗子里跳了出来。它昏头昏脑地跳得不是

〔注〕 荨麻是一种莖叶都生有毒毛的草本植物。这种毒毛一碰到人的皮肤就分泌毒汁，使皮肤发痛。

地方，一下子跳到打盹的小狗小球身上去了。小球尖叫一声，跳了起来。那猫向树上窜去，树上那群麻雀就向屋顶上飞去。拉车的马抬起头来，把货车猛地拉了一下。于是一个蓬乱的头发被面粉染成灰色的叔叔从板棚里探出头来，不问情由地举起一条长鞭子，吓唬着从货车旁跳开去的沙尼加，說：

“喏，喏……小心些，不要淘气，要不，我立刻要結結實實地揍你一頓！”

斯薇特兰娜笑起来了，但是她又觉得这倒霉的沙尼加很可怜，因为什么人都想揍他。

“爸爸，”她对我說。“也許，他根本不是什么法西斯强盗呢？也許，他只不过是个傻瓜蛋呢？沙尼加，你只不过是个傻瓜蛋，是嗎？”斯薇特兰娜問，并且亲切地向沙尼加的臉上瞟了一眼。

但沙尼加只是气呼呼地哼了一声，搖搖頭，吸着鼻子，想說些什么来回答。可是現在他还能說什么呢，錯誤全在他自己身上，老实說，他是没有什么可說的。

但这时候，巴希加的那只小狗突然停止对猫吠叫，向田野那边轉过头去，豎起了耳朵。

小树林后面的什么地方响起了枪声。接着又是一声。然后一声又一声地响个不停。

“不远的地方在打仗了！”巴希加叫道。

“不远的地方在打仗了！”我也說。“这是来复枪的声音。你們听見沒有？这是机枪在噠噠地叫呐。”

“这是誰跟誰在打仗呀？”斯薇特兰娜用顫抖的声音問。“难道战争

爆发了嗎?”

巴希加第一个跳了起来。那只小狗跟着他飞跑，我一把抱起了斯薇特兰娜，也跟着向那座小树林跑去。

我們还没有跑上一半路，忽然听见后面传来了喊声。我們回头一看，原来是沙尼加。

他跳过小沟和土堆，直向我们跑来，高高地举着双手，想叫我們早点看到他。

“唏，这家伙，跳得活象一只山羊！”巴希加噤哩咕嚕地說。“可是这傻瓜举在头上揮舞的是什麼啊？”

“他不是傻瓜。这是他把我的凉鞋拿来了！”斯薇特兰娜快活地叫道。“我把它們忘在木材堆上了。可是他找到了，而且把它們拿来送还給我。你得跟他講和才好，巴希加！”

巴希加皺起眉头，什麼也沒有回答。我們等沙尼加跑到我們身边，把斯薇特兰娜那双黄色的凉鞋接了过来。現在我們一共有四个人了，还加上一只小狗，大家通过小树林向林子的边缘走去。

在我們的眼前，展开了一片丘陵起伏、长滿矮树丛的原野。在一条小溪旁边，一只拴在短木桩上的山羊正在吃草，它脖子下的洋鉄皮鈴鐺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响声。一只孤零零的鵞鷹正在半空中平稳地飞翔着。就是这么些东西，除此之外，在这片野地上就什麼人、什麼东西都看不到了。

“那末究竟哪儿有战争啊？”斯薇特兰娜忍不住問道。

“讓我馬上來望一下，”巴希加說着，就爬上了一个小小的树墩。